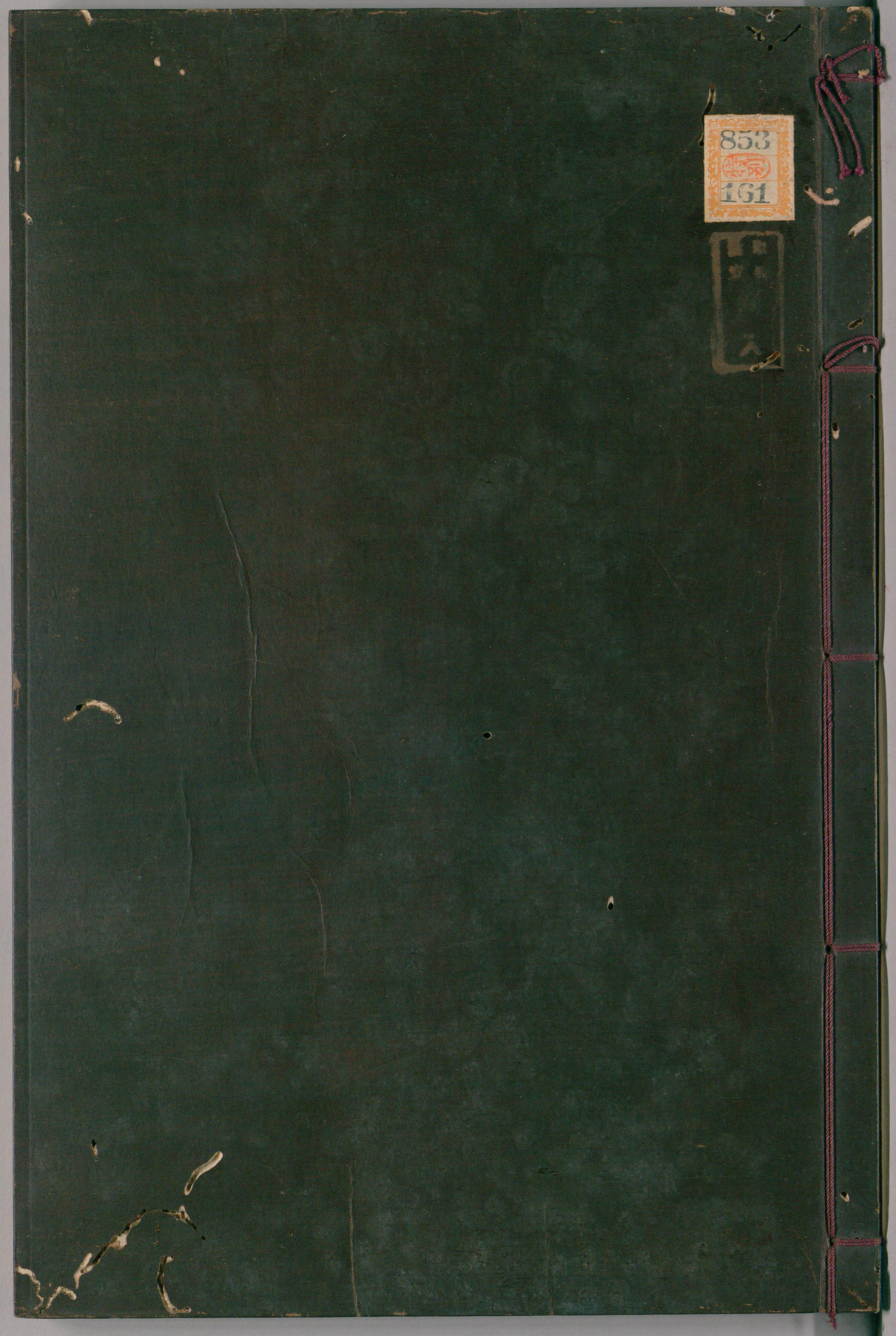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己卯 靈王二 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 齊景二 衛獻三十一 蔡景四十 鄭簡二十 曹武九 陳哀二十三 杞文四 宋平三十 秦景三十一 楚康十四 吳餘祭二

春

附録 左傳 春晉悼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使諸侯偽效爲餘具車徒以受封爲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爲餘之封者而逐執之盡獲之皆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邑二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汪氏曰自齊人勝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十一年今景公不通好者三十年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曰夫鄭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盧陵李氏曰齊聘魯五止於此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雖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巳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使叔向告於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厚於齊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于以齊言專在陳陳孔奐黔牟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嚭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勑勝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興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且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狥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敢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華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之天下之大計哉陳氏曰此晉楚嘗盟矣會于蒲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十一變會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

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漷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荊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三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啓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荊楚之爭雄於中國皆宋為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二不レ及レ此吾與レ之言矣事未レ可レ知祇成二惡名一止也對曰臣殺レ之君勿二與聞一知一乃與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二公孫無地一公孫臣謀使レ攻二寧氏一弗レ克皆死公曰臣也無レ罪父子死レ余矣夏免餘復攻二寧氏一殺二寧喜及右宰穀一尸二諸朝一石惡將レ會レ宋之盟一受レ命而出衣二其尸一柩之股二而哭一之欲レ歛以亡レ懼レ不レ免且曰受レ命矣乃行〔穀梁傳〕稱レ國以殺レ罪累レ上也寧喜弒二君一其以二累レ上之辭一言レ之何也嘗為二大夫一與レ之涉二公事一矣寧喜由レ君弒レ君而不レ以レ弒レ君之罪罪レ之者惡

也

寧喜既レ坐二弒レ君之罪一矣不レ以二討賊之詞一何也初衛侯使二與二喜言一苟反政由二寧氏一祭則寡人寧氏納レ之衛侯復レ國患二寧喜之專一也公孫免餘請レ殺レ之曰徵二寧子一不レ及レ此吾與レ之言矣對曰臣殺レ之君勿レ與知乃攻二寧氏一殺二喜尸一諸朝子鮮曰逐レ我者出納レ我者死賞罰無レ章何以勸沮君失二其信一而國無レ刑不レ亦難乎故稱レ國以殺而不レ丟二其官一〔范氏曰〕不レ言二喜之惡一不レ彰〔孫氏曰〕寧喜不レ以二討レ賊辭一書者獻公殺二國一而復用レ之既而以二其私一殺レ之不レ以二其罪一也〔高郵孫氏曰〕喜弒レ剽而納レ衎衎反殺レ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二其私一里克寧喜之見殺皆不レ以二其罪一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剽篡レ君者也他人可レ殺不レ得殺也故書レ弒以正二其罪一喜弒レ君者也他人可レ殺而備獻因レ之以入不レ得殺也故稱レ國以殺不レ削二其官一

衛侯之弟鱄出奔レ晉

鱄市恋反又音專敦作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鱄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旣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家氏曰〕縛焉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縛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乏夫鱄之衛獻之毋弟也獻非縛不得返國今甫莫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誼二不友也合乎春秋〔胡氏曰〕喜雖弒君本與縛約納獻公公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掇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亡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縛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縛之去以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縛以五全身不辱於惡名為智以毋絕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任而能矯國之失世以自棄為忠以不仕為廉可謂重已乎是及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乘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何以為令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木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二年求逞其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二三趙孟患楚乘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懼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弭兵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朔朕疾既瘳而齊人請朕皆不與盟叔孫曰朔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
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
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
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
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
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

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
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
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
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
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
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下慈和而後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離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正之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邪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向為禦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謂乎公羊傳曷為再言豹為再言豹為諸侯也曷為為諸侯為之會諸侯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一曰諸侯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一曰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一臣也晉趙武恥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呂氏曰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宋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嘗一日忘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雖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楚无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又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亦不一書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一專主盟矣魯之盟薄矣舊加于牲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鮑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之盟趙武之倫也孔子曰庇廢之百由齊桓公一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一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東狄先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汪氏曰〕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遺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劉氏曰〕宋之會與之盟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晉文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汪氏曰〕諸侯前見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二八一七年之安靖然楚人乘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會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家氏曰〕中國之

之於外夷有天寇地廣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乘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先晉況會盟于中國之境而東狄長之無內外之分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盧陵李氏曰〕楚之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書伯也圖宋盟宋美然僅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繇於宋與春秋猶恕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爲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美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一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啓於宋美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成以弭兵爲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庭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〇〔劉氏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自而後凡耶何謂殆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爲義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

附録 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要東郭姜生明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東郭偃相崔氏崔氏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明與無咎弗予曰崔氏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乎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弗得進而出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逐見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如晉逆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夫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 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二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啖氏曰按經言十二年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司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 齊景三十七 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 陳哀二十四 杞文五 宋平三十二 秦景三十 楚康十五 卒 吳餘祭三

春無冰

左傳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虧而民耗不饑何為系氏曰時燠也汪氏曰是時棄公季武子取卞而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絀弛可知矣

附録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地燕伯祀伯胡子宛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

日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旬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 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傳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未葬

左傳 旱也 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録】【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録】【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告亂者二丁亥伐西門二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芙澤可以鑑屍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齊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為之請芧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二曰天殆富謂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殛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家氏

曰廬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之崔杼莊舍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一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兵甚固可謂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汪氏曰齊殺崔杼不書殺況杼以家亂而自斃乎

附錄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杼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買

在旬賁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且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止卑殺其卿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卑殺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卑殺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泉之有權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子雅曰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延劳於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禮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宋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孫氏曰】桓文既沒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陳氏曰】舉魯以見王室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衰書公如楚見王室之衰也【臨川吳氏曰】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夷狄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漫強大晉霸既衰不能與伉魯之朝楚非得已也爲禮義之望國朝楚啞起之強夷儻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爲諱其恥也【汪氏曰】襄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於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

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又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通饒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喪子服之矣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饒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始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 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説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録 左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 齊景四 衛獻三十三 蔡景四十八 鄭簡二十二 曹武十一 陳哀二十五 杞文六 宋平三十二 秦景三十三 楚郟敖麇元年 呉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傳 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傳 閔公也

歳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 汪氏曰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 文 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 成 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 襄 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 昭 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 此獨

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
[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晉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録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在其中國之外也內
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昭公去國以乾侯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撫於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胡氏曰]昭公去國于野夫撫於無陽而後稱薨猶撫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故特書所在以存其君也[何氏曰]襄公久在夷公爲楚所制故存録[盧陵李氏曰]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一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特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縊夏四月送楚子
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莊氏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下以自封[杜氏曰]魯國卞縣使公冶告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抵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

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見左傳僖公九年食坐見於羮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羮而不以頃刻忘也子［墨］［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高氏曰］君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侯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

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説屈中國而伸外夷使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儼爲外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爲外夷屈故於歳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啖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附録］［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范氏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録][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弒吳子餘祭

閽音昏　祭側界反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汲]隨程氏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以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君賤闇也盜殺蔡侯申書弒闇書弒何也以闇食賤人在官者之稱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不狎敵不遷怒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闇使守舟吳子觀舟闇以刀弒之亦遷怒之失也〔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殞禍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闇豎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後焉耳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喪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乏大夫皆貸司城氏獨不書爲大夫之皆貸無者貸宋無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氏必大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夫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晉平公使杞出也故治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叔曰若之何我晉國不亂而宗之闕而夏肆是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鄭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寘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則速及司徒後皆亡其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後越以其力鄭事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製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足以蕃衛侯之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姊妹之子二族也已女之子二族也已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已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謂毋之父一族也毋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二族妻之毋為二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毋族有毋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汪氏曰葛藟九族馬一章曰族親平王也周室衰棄其九族焉二章曰謂他人父三章曰謂他人毋二十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憂肆是屏俾生旨肆方言云所餘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毋家周人怨思焉汪氏曰楊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申之毋家也

楊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終絕而可見矣齊植城衛而

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貪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畧諸侯而不序且不以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脩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為悼夫人也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于瀆淵而書宋災故為共姬也衛寧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侯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乎公為悼夫人成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莊叔為二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二耦【高氏曰】譏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溫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侯驕焦滑霍揚韓魏皆嬖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也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也何必齊魯以肥杞且杞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其用夷禮〔陳氏曰〕凡未盟皆大夫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卑之也杞雖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舍杞子無創其爵者舍楚子夏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汪氏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自後並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卑〔陳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因非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廿七下 上

〔吳始聘〕吳始通君臣並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稱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議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乎曲而有直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此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泰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
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變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斃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國其舉于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有
免於難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
也夷昧也壽夢也與季氏同母者四季子弟而才兄弟皆
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而致國
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
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
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
者也季子使而亡焉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
至而君之尒閽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
者凡爲季子故也雖然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尒殺吾君吾受尒國是吾與尒爲篡也尒殺吾兄吾又殺尒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義爲仁賢季子也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名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乎中國也許夷狄者必使夷狄人子之許中國者必使中國臣之許人子者必使子之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聘也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蓋君也其名成蓋於上也杜氏曰餘祭既遭札聘上國而後封札以二十四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賤也辭國而生亂者或間季札朝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其明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札則札也壽夢欲立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札辭而去遏緣先君之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乃弒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爲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狥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立僚爲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乎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私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史記]周本紀太王三子長泰伯次虞仲少子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讓季歷[鄭子美]曰泰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効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之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衆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叔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見二公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略之說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旌此說當否［冂堂胡氏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嘗以活法觀之默識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讓位適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大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所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處心積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末之勤勤於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所名犯分合於天下宗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私欲是特篡弒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
者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
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處而不得
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
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
之者也季子之兄讓之受之則父命之
之意懶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
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
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憨者微子箕子比
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
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
之所屬遠父兄之命而徙以絜身而去為高觀宗
國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正未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後位而待之
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
聖人之旨矣【汪氏曰】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
無異於闔閭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胡氏

張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椒術也持
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於叔術
此於賢者之異稱則為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
有讓國之賢而未合於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
則人將爭為過高之行而不肯與於時中之權也
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欲立季子諸樊之除
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
使札為季歷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
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未立則季札衛命來聘
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
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
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汪氏曰】
札不稱公子杜氏以為其禮未同於中國公羊
而陳氏又以為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進之今
吳一聘而逐同於楚秦之使例者吳驟強也晝
札如椒術者皆非命太夫之詞也其說不獨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山劉質夫以爲貶詞而胡氏辨難已精無復他論光弼僚在昭二十七年

秋九月葬徽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竈公孫虿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二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寧巨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竪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竪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穉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竪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邴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余所有事也伯有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爲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爲厲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鄭將七十矣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 齊景五 衛襄公惡 蔡景四十九 鄭簡二

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二
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遠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烏與知政固問焉曰楚今尹將有大事子瑒將與焉為助之罷其情矣〔余氏曰〕且報朝也〔張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二十七年今遠罷之來蓋為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麗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中國

〔附録〕〔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二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郈武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鹹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亥有二旬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閭以為絳縣師而廢其稟尉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侯之與國中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楚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之禍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劉氏曰】向若書曰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何云非夷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傳姆不在姆音茂【注】氏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曰】女師也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

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子曰】以順從爲恒【恒】

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爲恒則失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人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諡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之中之【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劉氏曰】使共

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遠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生死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嫂之逮乎火而死也【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娶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遠于火以是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乃大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每遵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
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二年夫

【左傳】初王僧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鳴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然必害王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僧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僧括圍簡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忌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其之也【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魚天王殺太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二母弟不可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僧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吳氏曰】象歡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僧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僧括之謀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晉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汪氏曰】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言出而止言奔

附録 左傳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二曰陳之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共姬上敷宋字

公羊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辛災故隱而葬之也 杜氏曰 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弔之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陸氏曰 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辭氏曰 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廢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之遏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墅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與子晳如初遂奔許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伯有侈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若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宰駟豐同生伯有沃後故不免人謂子產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矣成吾所辛五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以止焉子皮曰夫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于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二盟國人于師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馳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晳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牌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馳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入殺良霄大夫二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萎子羽曰其萎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揮夫二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地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詩賊之詞

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爲有衆家之亡身之道焉雖微入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衆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汪氏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為殺父恥重為中國諱夫既明書世子殺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文王之

體以禍其國無不
樣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弒其君州蒲

滕人薛人邾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弒公孫蠆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言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也不書魯大夫謀之也【公羊傳】

宋災故者何也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易爲使微者卿也則其稱人何貶爲其所爲曰宋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東狄東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程子曰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聚魯卿謀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乎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 汪氏曰蔡莊公甲午干齊干薄踐土翟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葬成公十九年晉獻公卒襄二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一年鄭文公卒襄二十四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年則以衰死而致絕爲輕弔生而歸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汪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何以知聖人罪諸侯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大夫則知之矣〔朱子曰〕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誅賊夫爲會之意亦猶桓二年書以成宋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晉人與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彗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徵矣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何言乎非務蔡侯所當救然而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其足以濟其君子弑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
不知務察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
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
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
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
政者也三綱國政之大至於淪絶無父與君是禽
獸也禽獸迫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
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
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
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乎火自亡其財豈其來告弟
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
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察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
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
恤察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喪
心危疾而不知療者乳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賤而稱人魯卿諦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朝氏曰譚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例中之變例其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邾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賊魯君逼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弒君在楚商臣即是矣

狄又別作人等待之若蔡殺之弒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從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爲災亦常變耳爲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弒父與君之大變以弒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賤魯卿諦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爲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爲殺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昧仲尼討賊條法

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

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氣變則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爲夷狄此比事屬詞之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考之則澶淵之所敗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
曰或謂蔡屬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侯也
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乎晉人苟能伏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懲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
舍此不為乃致楚虔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
臣愚亦甚矣○劉氏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
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恕清丘之盟直貶其
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
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
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
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必
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
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
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
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
謂救災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為善之書人
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
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多矣城

邢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故胡
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陳
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
後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
自宋始必再言故而后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
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
吾大夫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
傳曰不書魯大
夫諱之也亦通

附録　左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
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子產為政有
事伯石驕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驕
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
叔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子產曰非國家必大焉先始先安
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始先安
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離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離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于邑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太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予之政焉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二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馬從政一年欒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己未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　齊景大　衛襄二　蔡靈公般元年　鄭簡二十四　曹武十三　陳哀二十七　杞　宋平三十四　秦景三十五　楚郟敖三　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子為政者其歸子乎吾子盡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憫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歸語晉故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位之會○齊子尾害閒位嬖欲殺之使帥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傳 楚宮非正也 杜氏曰 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薛氏曰 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襄陵許氏曰 公還自楚不能增脩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 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嘗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左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曾無他虞柰何自五年

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

太子死有二冊弟一則立ツ之無ト古之道ス也非二適嗣一何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レ喪而不レ哀在レ慼而有二嘉容一是謂二不度一不度之人鮮レ不レ爲レ患若果メ立メ之必爲二季氏一憂武子不レ聽卒立之比レ及レ葬三易レ衰衰祖如二故衰一於是昭公子是以知二其不一レ能レ終也

穀梁傳 子卒曰レ正也

子般子赤弑而書レ葬子野過レ葬亦書レ葬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二所レ承不レ書二卽位一則子般之弑可レ知下書二夫人姜氏歸于齊一上書二公子遂叔孫得臣如レ齊一赤之卒也隱而不レ日則子赤之弑可レ知與二子野一異矣子野有レ命立二昭公一故穆叔雖レ不レ欲而不レ能レ止也

孫氏曰 子野襄公之太子未レ踰レ年之君也名未レ踏レ位

不レ書レ葬不レ地降二成君一也 杜氏曰 不レ書二葬未レ成レ君 汪氏曰 居レ喪嬖レ瘠不レ形者先王之教也故不レ勝レ喪者比レ於不レ慈不レ孝二野過一哀嬖瘠以致レ滅レ性亦不レ子矣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

左傳 己亥孟孝伯卒 王氏曰 子攻嗣爲二大夫一是爲二僖子一

○冬十月勝子來會レ葬

諸侯始親來會レ葬 左傳 勝成公來會レ葬非レ惰而多レ涕子服惠伯曰勝君將レ死矣 愈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レ死所二矣能無レ從乎 襄陵許氏曰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土弗レ臨大夫送レ葬勝子會レ葬非レ禮也 陳氏曰 改レ葬非二惠公一也衛侯來會レ葬非レ隱公一不レ見二春秋之初魯猶秉レ禮也晉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畢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録】〔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　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展輿非其親弑也故責國人之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知書晉趙有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或問左氏可信否
信其可信者耶【程子曰】不可全信
信者耶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
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
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家氏曰】左氏
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一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
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
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
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左傳】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陷諸樊闔
戕戴吳天以敝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非敝季子也若天所敝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受
德不失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敝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雒有國不立○十一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
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棼林如聘禮而
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
之於政加熱之有濯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義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裨諶
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陂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莧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国實賴之豈唯二十三臣伸左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者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懼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定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心所謂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其族宜其家順是以上下皆效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363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行至矣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大全二十八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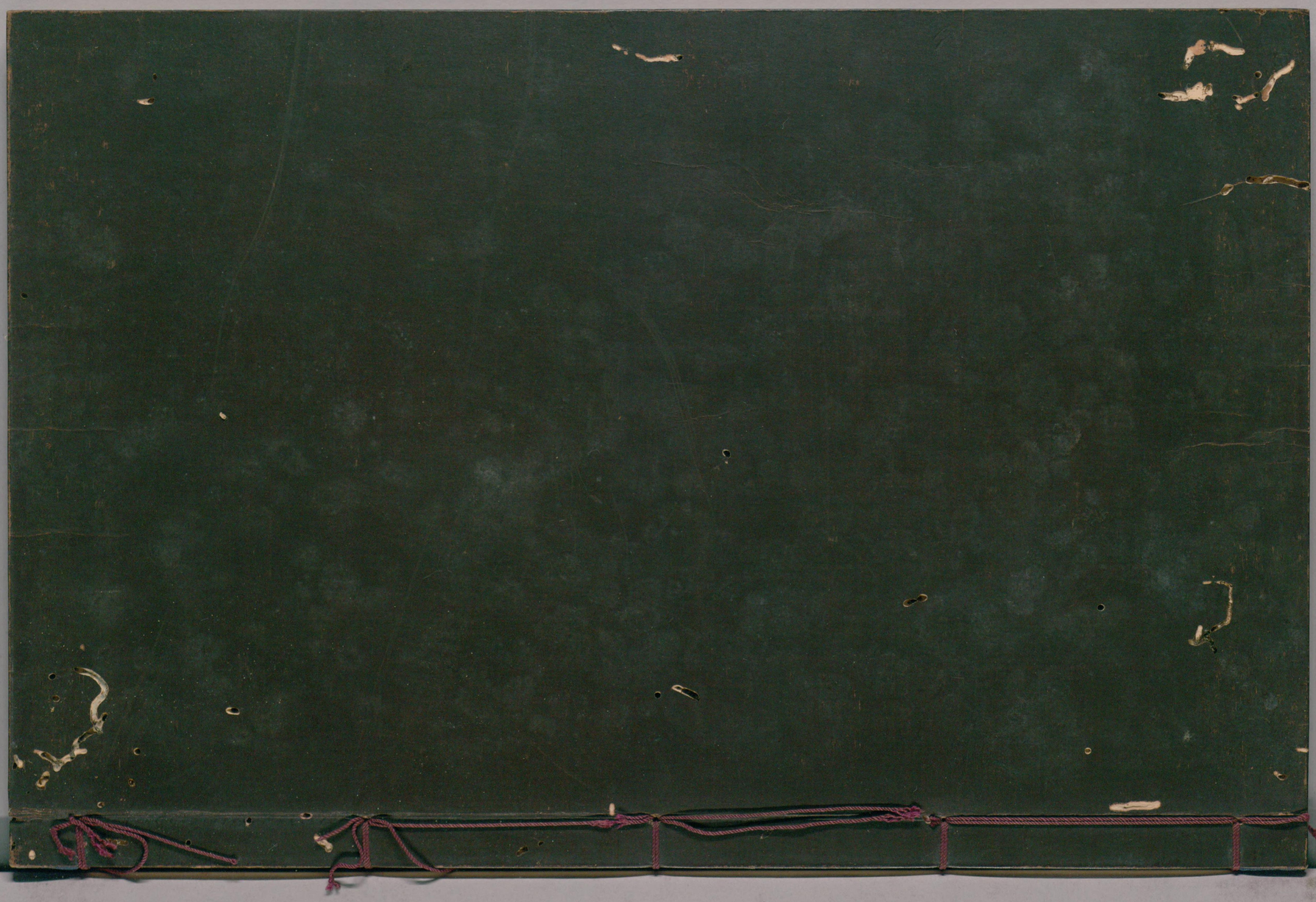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